

【基层公务员、打算报考公务员或者对**官场人际**好奇的读者必读！】



长篇官场人际小说
LINGDAO
BANZI

领导班

一本书读透官场人际

雪静●著

官场人际小百科！ 官场人际入门小说！

和谁结盟？和谁对立？为谁效力？打压谁？站哪一队？……

近了不一定赢，远了也不一定输！

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财政局长、
镇长、乡长、纪念馆馆长、主管市委书记、副市长等
从上到下一系列大小官员及其夫人子侄亲戚朋友甚至情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领导班



长篇官场人际小说

LINGDAO
BANZI

雪静●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导班子 / 雪静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17-2825-2

I. ①领…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8102号

领导班子

.....

作 者 / 雪 静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聂元元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243千字
版 次 /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2.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825-2
.....

引 子

秋江县老鹰山上的那片蓝天，常常幻化在卢天宝眼前。

在卢天宝离开秋江县十余年后，年愈六旬不在官位的他，突然在 21 世纪头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天，独自登上了老鹰山主峰，他对着老鹰山的蓝天大笑，笑声很响，惊起一行白鹭。

卢天宝在山上坐了半晌，看着山下一片欣欣向荣的秋江县城，回忆起当年自己在这里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由得渴望找一个人喝壶茶聊聊天。他的情绪有些焦灼，掏出手机翻看电话簿，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够说话的知心朋友。他的内心忽然涌起一阵悲凉，眼睛不停地向四处张望，在他目力所及的半山腰上，几个小孩子正围在一起捉蚂蚱，时令已是冬天，居然还有一只蚂蚱隐在老鹰山的草丛里未死，但显然已经冻僵了。卢天宝听见一个小男孩说：“给这蚂蚱灌点酒，让它喝醉了，也就冻不死了。”

“这里还有一只母蚂蚱呢，将公蚂蚱和母蚂蚱拴在一起，它们可以互



相温暖。再给母蚂蚱喝点红酒……”

“嘻嘻嘻……哈哈……”

孩子们的恶作剧让卢天宝心生厌恶，他又往山上走了几步，凛冽的寒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用手抚弄着头发，让自己的情绪在风中平静。这时山下一条清晰的山泉水映入他的眼帘，泉水蜿蜒而行，犹如女人优美的曲线，他立刻联想起女记者叶赫松蓉，那挺拔美丽的身影又隐隐约约在他眼前晃动起来，他欣喜地让她坐下，听她说着什么。他的嘴唇不停蠕动着，诵经似的重复着叶赫松蓉说过的那句话：“一个人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失了。他没有人性，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恢复。”

现在，他终于悟出这话的真正意义，他想拉住叶赫松蓉的手，可她就像一阵习习的山风，飘然而逝。

这天，熟悉和看见卢天宝的秋江人私下悄悄说：卢书记独自一人在老鹰山过了六十五岁生日。



开 端

老鹰山雄居秋江北岸，横贯秋江县境内，东西长约 35 公里，南北纵深 15 公里。连绵起伏的山脉就像老鹰的肚子，纵深的凹地就像老鹰的爪子，老鹰的爪子紧紧攫住大地，仿佛时刻准备着腾飞。于是老鹰山郁郁葱葱的植被就成了秋江市的肺叶，在这肺叶上聚集着万只白鹭，每逢山林涌翠百鸟啁啾之时，远行的白鹭浩浩荡荡赶回这里筑巢垒窝，过着高枕无忧的生活。白鹭的家建在山林的深处，杉树高大挺拔，树叶比松针尖硬，人和动物很难攀爬，除了风雨雷电，没什么东西可以对它们的家园造成毁坏。它们在这里生儿育女、谈情说爱，久而久之也成了老鹰山的一道风景。

谁也不知道老鹰山里究竟藏了多少宝贝，一条秋江水将老鹰山划在了江北岸，江南岸居住的百姓是不肯到北岸来的，在他们眼里北岸是秋江市贫穷落后的一隅，有民谚为证：“宁要江南一张床，不要江北一套房。”于是，老鹰山脚下的秋江县虽然与江南的秋江市只有一江之遥，实际距离也不过 17 公里，可它就像被江南抛弃的村姑，穷在深山无人问。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县委书记卢天宝上任伊始，秋江县委县政府才忽然意识到这片久被弃置的处女地早就应该开垦了，无人问津的村姑终于要被推到众人面前满街吆喝着要价了。

秋江县城在绵延百里的老鹰山下，一眼望去却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两条山泉水穿城而过，一条源自雨山，一条源自象山，两条山泉水犹如一对相互吸引又各自独立的情侣，缓缓流经县城的西部和东部，汇集到县城南部的时候，彼此的爱情似也到了炽热的阶段，欢呼着拥抱在一起，以难以阻挡之势撒着欢奔向滚滚的秋江。

卢天宝的双脚刚刚踏上秋江县的土地，他就把这里的地形地貌认认真真考察了一遍，在他看来这样的青山秀水在秋江市的辖区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穷县的真实面目。街道鄙陋、街市冷清，虽有几座楼房，但大多隐蔽在幽深的巷子里，巷子里污物成堆，零星的几棵树好像是用泥做成的，走在街上仿佛泥土在移动，不一会儿鞋面上就招惹了一层灰尘。这里的泥土似乎对行人藏着一种敌意，要么就松软下去，而且陷得很深，要么就出乎意料的坚硬和锋利，踩上去像石头一样硌脚。只有天空显得明净，一碧如洗。到了夜晚，繁星满天，巨大的天空好像挂满了明灯，驱散没有路灯的街市的黑暗。空气是清新的，掺杂着一种好闻的草香，这草香让人感觉与大自然之间是那么的和谐亲切，像水穿过身体一样，留下一种奇妙的新鲜。早听说老鹰山是秋江的肺叶，身临其境的卢天宝眼下算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卢天宝站在秋江县委县政府大院的门口，兴致勃勃向里张望，他想看到气派堂皇的办公大楼，但他的视野始终被一排清晰的平房所遮挡，他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当他确信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这排平房中间时，他刚刚的兴致勃勃瞬间化为乌有。来之前他就得知秋江是个穷县，但穷到连像样的办公大楼都盖不起，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与他从前所在的苏北穷县相比，秋江县毕竟是秋江市的直管县，一座秋江大桥使两岸泾渭分明，江南繁华似锦，江北寂然无声，可见歌中所唱“江南江北风光好”不过是艺



术家的幻想而已。

卢天宝继续往里走，他总算在平房的右侧看到了一幢灰色的旧楼，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却给这简陋的大院凭添了一股富贵之气，不用说这应该是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卢天宝不知道在这样的办公环境中，自己将面对怎样的局面。

数天后，新任县长黄如峰来到秋江县。他穿着笔挺的深蓝色西装，打着玫红色的领带，皮鞋锃亮，一看就是市里来的干部，年龄要比卢天宝小十七八岁，穿戴自然比卢天宝时尚讲究。

两人见面的时候，卢天宝不由认真打量了一眼黄如峰，似乎想从他的五官上看出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居然看出来了，黄如峰的左眼有点斜视，大约斜视三十五度的样子，不认真打量不会发现。卢天宝心下想：别长了一双不正视现实的眼睛啊！心里的念头一闪，他很快恢复了平静，真诚地说：“但愿你能尽最大的努力，把落后的秋江县变为先进县。”

黄如峰心高气盛道：“没问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卢天宝忍不住赞叹：“不错，有雄心。”说罢，就把手伸了过去。

黄如峰在跟卢天宝握手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卢天宝的手又大又厚，坚实有力，是掌权的大手啊。这样想着，不由狠握了一下卢天宝的手，他要让卢天宝感到自己的力量，尽管自己的手又细又长，但力量还是满强的。

卢天宝抽回自己的手，顺势拍了拍他的肩膀，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秋江县委县政府的人私下议论，黄县长是秋江市的洋派干部，而卢天宝是苏北的老土干部，一洋一土，一老一少，真不知能在秋江县折腾出什么来。

卢天宝来秋江县就是要折腾的，黄如峰来秋江县也是为了折腾，只不过两人的思路不同，也就会有不同的花样，这需要磨合，而官场的磨合是很耗人气血的。



第一章

姜玉菇是在丈夫卢天宝上任的第六个月也就是半年后来到秋江县的，一生以侍奉丈夫、经营家庭为己任的她，在丈夫离开自己的六个多月时光里，无所事事地面对日子的分分秒秒。她不识字，没有资本躲在丈夫的书房里安静地消遣书本，更不可能挥着狼毫笔在宣纸上涂鸦，她真的涂不出什么，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卢天宝婚后教给她写的。她每天的任务就是给卢天宝烧饭、洗衣，晚上陪他睡觉。一切都在平平淡淡的光阴中打发，即便卢天宝在床上抱着她的身子时，她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一如继往地平静再平静。而她的下体就像一潭死水，任卢天宝怎样在水里抛撒诱饵，那潭死水也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每逢卢天宝从她的身上翻滚下来，呼哧呼哧喘息的时候，姜玉菇就将自己短粗的白腿悄悄抬起来，让卢天宝刚刚从身体里射出的精华一滴不少地全部注入她的子宫，她要为卢天宝再生个孩子，不，生许多个孩子。然而，姜玉菇尽管在床上煞费苦心，她一生只为卢天宝生了一个儿子，还是婚后多年才怀上的。在自己怀上孩子之前的



多年时光里，姜玉菇始终处在一种难为人妻的惶恐之中，一个不能为婆家传宗接代的妻子还算真正的妻子吗？丈夫会不会因此而将自己弃之如旧鞋？……有一段时间，姜玉菇一看见丈夫脚上的新皮鞋心里就发怵，她更不允许卢天宝穿新鞋的时候把旧鞋扔了，不光是卢天宝，家里所有人的旧鞋她都不允许扔。于是旧鞋成了姜玉菇收集的老古董，鞋柜里和阳台上，凡是家里拥有的空间都摆满了旧鞋，这几乎成了家中的一道风景。其实他们家里只有卢天宝和姜玉菇两个人，偏偏卢天宝特别喜欢穿新鞋，逢年遇节，抑或生活中有了什么顺心如意的事情，卢天宝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商场买双新鞋穿，因此他脚上的鞋子总是油光锃亮。

姜玉菇为此跟他吵过架：“一双好皮鞋最起码能穿两三年，你一年就买好几双皮鞋，新买的没穿两天，又被新皮鞋替换成旧的了，我真弄不明白你为什么总要穿新鞋，是不是心里总想着换女人？……”

卢天宝这才意识到自己穿新鞋的行为有点过了，他看看姜玉菇，似是提醒她说：“人都有一好，我要是不好新鞋，就会好别的了，比如抽烟、喝酒、还有女人……”

姜玉菇立刻谈虎色变道：“老卢，你好别的都行，就是不能好女人，那些小佳人都是来坏你江山的。”

卢天宝哈哈一笑，随即抚弄着姜玉菇的头发说：“放心，糟糠之妻不下堂。”

以后，卢天宝再买皮鞋，不管多少钱，什么样的款式，她都不吭一声，只是脱掉的旧鞋全部被她保存着，日子久了，家里就成了鞋场。有一年秋天，卢天宝的大姐来了，看了满屋的皮鞋，不住地感叹：“如今我弟弟真成了国家干部了，月月收秋，旱涝保丰收，不光有皮鞋穿了，还换着样式穿。过去家里穷，他上大学的时候，一双胶皮鞋穿破了就用铁丝捆着，四年大学读下来，只穿了一双胶皮鞋。听说那时他喜欢班里的一个女学生，给人家写了好几封情书，女学生都不理他。后来他拦住人家表白要跟人家谈恋



爱，女学生指指他脚上的鞋说：‘你连鞋都买不起，凭什么跟我谈恋爱？’我弟弟那时要是有一双好皮鞋穿，我嫂子也就是大学生了。”

大姑姐的话可能是无心说的，姜玉菇却有心听进了耳朵。大姑姐走后，姜玉菇有天晚上陪卢天宝在床上完成了任务，突然拎起卢天宝放在地上的新皮鞋，唉声叹气说：“老卢，你喜欢皮鞋不要紧，可千万别嫌弃我呀。”

卢天宝看了她一眼，不耐烦地系着内衣扣子说：“你一天到晚盯着我脚上的鞋，它招你惹你了。好了，明天让老家来个人，把我不穿的那些皮鞋都拿走，看谁能穿就送给谁。”

姜玉菇听说要把旧皮鞋都送人，竟从心里不舍，又无奈丈夫的命令，只好眼睁睁看着老家的人把卢天宝不穿的皮鞋全部拿走了，是用挑筐挑走的。

家里的旧皮鞋没了，姜玉菇的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慌，她就在入冬的一个早晨，偷偷跑到观音寺里烧了一炷香，想不到这香真灵，第二年春天她竟开怀了。她为卢天宝生了一个儿子，得子的喜悦自然让卢天宝欢喜万分，他认真打量审视着姜玉菇，这个陪自己睡了数年的女人，居然不是一只破瓢，而是一只完整的且长相颇好的瓢，只不过她的内瓢包裹过严，不轻易开瓢罢了。老家的人把不生育的女人唤为破瓢，姜玉菇再也不要这耻辱的称呼了。卢天宝满意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女人于他似乎就是性的宣泄和生育两大重要内容，其他还有吗？他不知。当然，随着孩子的出世，家里人口的增多，他的经济再度拮据起来，几乎难有买新皮鞋的雅兴了。

姜玉菇看着卢天宝，他的心思她大部分都能读懂，尽管她不识字。但是她识事，她想告诉卢天宝，是他家的大姑姐告诉了她怀孕的妙招，大姑姐说卢天宝晚上摆弄你的时候，你要把两条腿高翘起来，这样他身上的种子才能一粒不少地撒进你的田里去。姜玉菇如获至宝，按着大姑姐的招数与卢天宝一道进行着夜晚的活动，不久果然奏效，怀孕生子的她终于名正言顺地为人妻母了。她内心的喜悦和幸福洋溢在养育儿子的日月中，柴米



油盐是那么充实着她的生活，她总算可以在卢家理直气壮挺直腰板了。

姜玉菇作为女人的不称职只有卢天宝能真切地感知。首先她不识字，这让喜欢舞文弄墨的卢天宝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全部在书房里打发。他写字，泼墨挥毫，每逢他挥毫完一幅字，就特别渴望身边能有懂行的人点评一二，比如这个笔划像王羲之，那个笔划像怀素……可姜玉菇绝不知道王羲之与怀素是何许人也，她只会给丈夫卢天宝送一杯热水，当卢天宝渴望她对自己刚刚写就的书法点评一二时，她只微笑说：“这字写得挺好看！”

“这不叫字，叫书法！”

卢天宝哭笑不得，就像一个会喝酒的人面对一个酒精过敏的人一样，他没法跟她纵论酒的高妙和无尽的乐趣。

更让卢天宝乏味的是，姜玉菇在他的身下从来不吭一声，也不动一下，纵然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仍然像一只绵羊在他的身下一动不动。这让卢天宝很怀疑自己床上的功夫是不是缺乏技巧，连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都无法激动。后来，卢天宝也懒得认真这事了，也许姜玉菇天生就是一个没有快感和高潮的女人，作为妻子她只认两点，一是听丈夫使唤，二是为丈夫生儿育儿。

这种对身体或者说对生命质量的认真与卢天宝是无缘相逢的。夜晚一过，随着晨曦的来临，卢天宝每天迎着朝阳上班，进了办公室就要正襟危坐处理公务了。他工作的章法有度和胆大心细，多次让上级领导欣赏有嘉。于是卢天宝在进入不惑之年，当上了苏北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数年后又被秋江市的某位大领导看中，一纸调令调到了距秋江市只一江之隔的秋江县。这仍是个贫困县，尽管与繁华的秋江市仅一江之遥，可秋江就像一把无情的长剑将秋江县拦腰斩断并定位在闭塞落后的江北，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秋江市的领导尚发现不了这个如小拇指的秋江县城在秋江市这只大手的五个手指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隅，如果这只小拇指被忽视或丢掉了，那么手掌也就失去了齐全的力量。于是领导们就像选秀一样在苏北的贫困县中



选中了胆大心细的卢天宝。卢天宝上任之初，秋江市的领导特意跟他谈了一番话，主要意思是：“你要领导好秋江县这个地方，使那里的百姓脱贫致富！”

卢天宝心领神会，虽然从苏北调到秋江县是平调，职务仍是县委书记，但秋江县毕竟是秋江市直管县，性质还是不一样的。于是他不住地点头，并在心里暗说：“我要改造秋江县，精心打造秋江县！”

卢天宝匆匆赴任，走时尚未来得及把家属带上，半年后当他差不多熟悉了秋江县的大致情况时，他才想到把姜玉菇带来。他已厌倦了长期住招待所的生活，而且他的身体也有了对家庭生活的渴望。姜玉菇虽然不是他理想中的女人，却是他生命中合法的妻子，他身体中的能量在日常工作消耗之余，仍需要一个宣泄的秘密通道。其实对卢天宝来说，眼下这秘密通道很容易寻找，机关上下有些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想突击提拔的、想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只要卢天宝稍作暗示，她们就会像孔雀一样开屏，甚至不用他的暗示，都会朝他飞来。但卢天宝显然是个识得斤两的男人，他知道人生中什么对自己更要紧，与前程大业相比，女人毕竟摆在次要的位置，他深知当今的领导干部与古代的帝王无法相比，那是江山美人的一统天下。因此，卢天宝从苏北调往秋江县时，组织部考察的结果是众口一词说他作风正派，他的确正派，除了姜玉菇，他还未碰过任何一个女人。而秋江县对卢天宝来说，自己的位置也不过是一个地头蛇或者兔王，兔子不吃窝边草啊，他不想为了女人而葬送自己的大好前程。

姜玉菇奔赴秋江县的时候，已当了多年的县委书记夫人。在普通百姓眼里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太太，她的位置几乎被县城里所有的女人渴望和羡慕。而所有想升官发财的男士也都想通过姜玉菇打通卢天宝的关节，但卢天宝早就对她有言在先：“你只是我的家属，不可涉政。”

姜玉菇牢记丈夫的嘱咐，在他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从不私自为他揽什么工作之外的事情。卢天宝在苏北贫困县作为清官的口碑与姜玉菇的自律



有直接的关系，姜玉菇因此也觉得自己有了作为县委书记夫人的政治资本。她再也不是从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了，她识事，作为卢天宝的结发妻子她是如此妥当地把握了自己的方位。于是，当卢天宝在秋江县安稳了以后，他就毫不犹豫把妻子姜玉菇接了过来，确切地说是把家搬了过来。

姜玉菇虽然一直跟着丈夫在苏北生活，但她亲眼看着那座贫困的县城在丈夫的领导下，怎样日新月异地拓宽了马路、盖起了高楼，大小车辆在马路上奔跑，像县城里不息的血脉，渐渐地就使繁荣两字写在了大街小巷，并且挂在了老百姓的嘴边上。于是姜玉菇知道领导干部的口碑就是马路宽敞、高楼耸立、车水马龙……她用这个标准衡量着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因而当她在秋江县城刚一露头，当载着她的小车在狭窄的胡同进出时，她突然发现了这里与苏北县城的差别，忍不住问：“老卢，你咋把我往农村领啊？……”

卢天宝不由看了一眼表情懵懂的姜玉菇，随口将本地盛传的顺口溜说了出来：“秋江县破猪圈，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见。”

姜玉菇听罢，不爽地嘀咕：“上边的领导总是把你往穷地方安排，你也是天生的劳碌命，刚把一个穷地方建好了，领导就又把你调到另一个穷地方来了。”

卢天宝会心一笑，暗想姜玉菇真是个识事的女人，说话总往人的心窝里说。同时感慨，发妻真是家中宝啊。



第二章

卢天宝的办公室在县委县政府大院一排简陋的平房里，平房的前边是数排郁郁葱葱的水杉。卢天宝如果去厕所的话，要穿越这片水杉到一个青砖垒砌的简易厕所里，像农村的茅坑一样，屁股蹲下去，苍蝇蚊子就嗡嗡飞起一片，稳准狠地趁机叮咬他的屁股或大腿，卢天宝每逢从厕所里出来，都要不停地隔着裤子挠屁股，也不知这时有没有人透过办公室的玻璃朝他看，而后捂起嘴暗笑。

千头万绪的工作，一时不知从何抓起，卢天宝一边挠着屁股一边在心里发问。

路经政府部门的时候，他发现常务副县长办公室的门半开着，李介之正在低头写字。卢天宝推门走了进去，李介之抬头看见卢天宝，急忙将手里的纸笔推到一边，站起身，一副毕恭毕敬的表情。

卢天宝在李介之的对面坐下，他知道李介之是秋江县土生土长的干部，属于这里的原住民，卢天宝要想在秋江县打开局面，李介之应该算是能助



他一臂之力的人物。秋江市组织部新派来一位年轻的县长黄如峰，三十刚刚出头，卢天宝跟他只谈了三分钟话就有大相径庭之感。秋江县是个农业县，工业产值几乎为零，只有一个化肥厂当下正面临倒闭的尴尬。卢天宝问了黄如峰两个问题，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县里工业如何发展的问题。黄如峰张口结舌了半晌，最后尽管回答了一二，但在卢天宝听来都是幼稚可笑的浅见。事后他给黄如峰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卢天宝想在秋江县干一番大业，黄如峰既不可能成为他的左膀，也不可能成为他的右臂。

然而，黄如峰既然被秋江市组织部派来了，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动摇他作为秋江县长的位置的。

李介之倒是卢天宝看中的人物，一是李介之在秋江县树大根深，二是阅历丰富，与自己的年龄相近，三是志趣相投，看问题的角度不致差之千里，并且都喜欢书法。他私下打听了一下，李介之是从最基层干起来的。他在秋江市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秋江县某乡中学当教师，不久又当了校长，那么贫困的一个乡中学居然因为学生成绩的优异，而成了秋江市的典型，后来又成了全省的典型，继而又发展为全国的典型，李介之后来调到秋江县教育局当局长与他在乡中学的政绩密切相关。当了教育局长的李介之又把秋江县的教学质量搞得有声有色，为此他又从教育局调进了县政府，进了政府班子，成为常务副县长。但卢天宝发现，李介之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开常委会的时候，他大多不发言，即便开口说话，也没有激情，好像受过什么挫折，故意要夹着尾巴做人。这让卢天宝开常委会时始终处在一种曲高和寡的境地，大多数时间是他一个人夸夸其谈要如何改变秋江县贫困落后的面貌。他说话天生有一种大气磅礴之势，话音落处也就预示着会议的终了，所有的献计献策几乎都禁口了，常委会也就成了一鸟入林百鸟哑音之会。开过两次常委会后，卢天宝就觉得不自在了，他想听听常委们的真实想法，县长黄如峰是他私下谈话的第一人，那么第二个人就应该是常务



副县长李介之了。

李介之平时喜欢到基层去，大多是早晨走，下午四点左右回，在办公室处理一些政务，或写一会儿毛笔字，就下班回家了。他很少跟人吃酒，那种热闹的场面他显然不太喜欢，觉得陪酒是一种对时间的浪费。有次秋江市报社来了位记者，这位记者算是他的有功之人，他在乡中学工作时，记者为他的政绩鼓噪了不少，他不得不请他吃酒，席间又邀了几个部门的领导，酒席一开，热闹的气氛就来了，大伙儿东西南北地阔谈一气，最后记者说：“李县长啊，你这么能干的人应该当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几年干下来准见政绩。当副职是没什么好干的，你分管的这一块工作左右都受牵制，你想往东，上边偏让你往西，你真干出了成绩，说不定又功高盖主了，所以要想干出成绩还是要当一把手。”

记者一番话本来是想讨好李介之的，却触动了李介之最为敏感的神经，原来自己这个位置虽说是个官，却是不被人重视的。李介之偏有一种不信邪的劲头，他要好好干，争取干到政府一把手的位置，也就是当县长。但事实证明并非他好好干了，就可以随心所欲，飞黄腾达。官场无定数，经过几年的苦干后他总算明白了。

李介之今天刚从乡下赶回来，沏了一杯茶，还未及喝呢，铺开纸准备写字，卢天宝就进来了。

“李县长，你说秋江县这个地方究竟应该怎么搞啊？”

卢天宝坐在李介之办公桌的对面，那里正好有一把椅子。

这使李介之很不自在，好像卢天宝坐在了下峰，而自己坐在了上峰一样。这把椅子本来是李介之平时接待来访者用的，办公室空间太小，长沙发放不下，又不能让来人站着，于是李介之就在自己办公桌的对面摆了一把椅子，平时来访者坐在椅子上，李介之是高高在上的，来者大都是找领导谈事情。现在卢天宝坐在这把椅子上了，整个味道就不对了，哪有县委书记向常务副县长请示汇报的。

